

徐
翱
著

梦 圆 双 月 街

MENG
YUAN
SHUANGYUEJIE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夢圓 雙月街

徐
翱
著

MENG
YUAN
SHUANGYUEJI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梦圆双月街 / 徐翱著.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 7

ISBN 978-7-5633-7571-4

I. 梦… II. 徐…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8) 第087014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中华路22号 邮政编码: 541001)
网址: <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 何林夏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南京文博印刷厂印刷

(南京市六合区雄州镇晓营 邮政编码: 211500)

开本: 880mm×1230mm 1/32

印张: 8 字数: 147千字

2008年7月第1版 2008年7月第1次印刷

定价: 20.00元

如果发现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内 容 提 要

以 21 世纪初江南名城江州市双月街的拆迁、新建和 1993 年“红太阳歌曲”重新时髦为线索,以反映一群平民百姓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喜怒哀乐的故事情节为背景,通过对市井文化氛围的描述,对“老三届”洪仁渊及其小兄弟李子龙等较多的人物形象的塑造,对城市平民这一特殊社会群体的社会生活及思维活动的描写,作品用朴实丰富的内容,真实感人的情节,客观地反映了文化大革命这一特定的历史时期错综复杂的社会生活和矛盾冲突。全篇始终跳动着时代的脉搏,构思新颖,笔调调侃,具有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色彩,寄托着作者的平民思想和人生理想及抱负。

“密丽疤痕灵”只适用于由于皮肤烧伤烫伤创伤疼痛而遗留下来的疤痕及增生性疤痕。而适用于人类心灵上疤痕的“密丽疤痕灵”，则是我苦苦寻求的。

——作者手记之一

《乌托邦》作者莫尔在《致彼得·贾尔斯的信》中说：“我唯一要做的，是写出我所听到的东西。这样做起来就不会有任何困难了。”“乌托邦到底位于新世界的哪一部分？”“乌托邦”是一个完美的社会，她是16世纪欧洲先哲带给全人类的光明、憧憬和希冀。后来的人们总是希望有那么一天，不经意间，嘿！“乌托邦”，我们不就已经生活在“乌托邦”社会吗？

——作者手记之二

目 录

楔子	1
第一章	3
第二章	26
第三章	38
第四章	56
第五章	68
第六章	82
第七章	95
第八章	111
第九章	132
第十章	156
第十一章	178
第十二章	195
第十三章	215
第十四章	229
后记	249

楔子

相传在北宋年间，江南江州城，靠近东郊有座小石桥，桥头边上住着一位名叫米芾的大画家大书法家。他虽然有满腹的经纶，济世的才学，但一直没有做大官，只做过几任小吏。到最后连个小官也丢了，因为他不喜欢巴结当官的，不管是皇帝天王老子什么的，他居然连一句恭维的话都没有说过。一般人认为他举止“癫狂”，就称他为“米癫子”。

有一个和他父亲一起做过官的人要米癫子替他画幅中堂，好去拍大官的马屁。这个人说一次，米癫子就答应一次，君子动嘴不动手，光是答应就答应了三年。那天，这个人又来要画了。从早上到中午，又从中午到下午，死缠活赖地非要米癫子替他画。一直拖到晚上，米癫子到书房磨墨，这人又讲了：“我下跪求你，就这刻为我画吧！”米癫子这才真的动起手来。

米癫子手脚刷刮，“哗啦哗啦”摊开纸，“呼噜”一下把圆砚台往上一扣，过了一刻，把画纸一卷，就交给他，说：“叔太爷，拿回家去吧，不过在路上不能看，到家再看。路上看不得的，我不画第二次的噢！”

这个人接过画就往家走，越走越不放心，到了小石桥顶

上，心里直嘀咕，这个米芾又癫狂了，路上有什么不能看的？不要我看，我非要看。他把画往桥栏杆上一摊，将画纸掀开，忽然“扑通”一声，什么东西掉河里去了。他朝下一看，只见一枚亮乎乎的有山洪碗大小的圆球慢慢悠悠地往下沉。河水里一下子出现了两个一模一样的月亮。他看准了才掉下去的那一个，赶紧下河去捞，可是这么一捞，水被搅浑了，真的假的都分不清了，哪能捞得上来呢？没法子，只好再爬上岸来。再一看，那画儿成了白纸一张。他急忙跑回头找米芾。米芾对他说：“哪个叫你路上看的？我的砚台一扣就是一个月亮，等你到家时，画上的墨就干了。现在月亮跑了，只怪你自己。我说过的，我不再画第二张了。”

这个人很觉没趣，怏怏而回。从此之后，人们经常看到两个月亮在河水里，一个是真的，一个就是从米芾的画上跳下去的。

由于这一典故，这条河就叫双月河，河上的桥就叫双月桥，和桥毗连的巷子就跟着叨光，叫双月街了。

李子龙曾经发过誓，永远不再回到双月街。但他万万没有想到他还是又回到了双月街。那条让他充满着儿童稚气、少年希望、青春烦恼，生他养他的双月街。

“！寒怕火二景画不非

第一章

李子龙昨天下午突然接到洪仁渊的电话，并立即被他的专座“宝马”从省城接回江州市，住进了洪仁渊特地为他在国贸大厦订下的包间。

洪仁渊早早地恭候在包间里，等待着李子龙的到来。

洪仁渊，共和国的同龄人，高挑个子，瘦而不弱，给人的总体感觉，就是那种成功成熟的男性。已经开始稀疏的头发吹染得有光彩有形状，很有衣服架子的身材，穿着一身笔挺的深藏青色西装。他所有的西装都是 Goldlion(金利来)，他喜欢“Goldlion”这个吉祥的名字，“Goldlion——男人的世界”，多响亮的品牌。衬衫也只穿 Goldlion 的，只穿白色的一种；常用领带也是 Goldlion 的，有 28 条，颜色和质地当然是不同的，以保证和当天的天气、环境、氛围相匹配；皮鞋毫无例外也选择了 Goldlion，每天都擦得贼亮，隔一天换一双，从不含糊。他说，我的形象就是企业的形象，我这个董事长如果连自身的形象都处理不好，怎么能管理好我的企业呢？

晚上在 28 层旋转餐厅的包间里，洪仁渊支走了两位服务

小姐缓缓地拉开了话题。

“子龙，你我40年兄弟，”洪仁渊先自己干了一盅“水井坊”后说，“我在商海摸爬滚打20年有余，虽然满脸饱含五千年沧桑，但也有了今天的这个根基。”他和子龙对饮一杯后接着说，“你呢，虽也饱读诗书，混了个副处级。”说到这里，他插进来一个笑话，说有一次有个小姐给他按摩时，正儿八经地讲到一些服务对象不尊重小姐的工作，瞧不起她们，她说，我们是什么？我们不是妓女，当然也不是处女了，不过我们也有个正式的饭碗端端，收入也算说得过去，我们好歹就算个“副处”吧。子龙被他逗得哈哈大笑，心想这个洪哥到底是浪迹于商场的，这个笑话也算是一绝了。洪仁渊接着说，“当然你还多个副教授的头衔，但和别人相比，你的起步太晚，是吧，30岁才本科毕业，49岁副教授，50岁才弄到个副处，还是策（吃）虾子策来的。我呢，”洪仁渊拿出了“后斯大林烟斗”，关于这烟斗，还有一段洪仁渊自我解嘲的说法，他在原先当知青时用的“斯大林烟斗”上镶嵌上两枚绿宝石，自封曰“后斯大林烟斗”。他说“斯大林烟斗”是计划经济的产物，配合用的只能是两分钱一盒的火柴；“后斯大林烟斗”是市场经济的产物，现在用的是宾馆里的长柄火柴，这叫作与时俱进。他拒绝用打火机，说是抽烟斗用打火机，不伦不类的，没有了抽烟的情趣。他慢慢地点燃烟斗猛吸一口，长长地舒缓地吐出，吹熄了火柴，颇有点自负地继续说，“我的年龄和共和国同龄，我的商龄和共和国的市场经济同龄，那个拿破仑怎么说的，我的军队之所以常胜不败，就因为在与敌人抢占制高点时，我们总是早到五分钟。

还有日本的松下幸之助也说过，在与竞争对手较量时，必须比他们先行一步。”他又猛吸一口，“抢先一步，我没有做到；早到五分钟，我也没有做到。但我做到了同步，而且是一步不落。”

子龙举起酒杯：“来来来，这好酒好菜的哪能不好好享用！洪兄，你的历史我知道，我的历史也不要你讲给我听，今天要我来讲，到底是鸿门宴还是霸王酒？你有什么事就直说，什么时候跟我绕过弯子的？”

“你还记得十年前你回来过一次双月街么？”

“记得的。”

“那次回来干什么，这次就干什么。”

“干什么？要这么兴师动众吗？”

“是的，兄弟不要着急，听我把话慢慢道来。”

洪仁渊展开一卷精致的图纸。

已经规划了十年的解放路全面拓宽工程终于即将拉开序幕。与解放路比邻的双月街也在拆迁之列。按规划，双月街将建成江南一流的步行街，在江州城的版图上出现最繁华最高档次的“T”形一条街，并且也是整个江南地区的样板工程。洪仁渊现在就是这条步行街拆迁新建的承包商董事长，他要子龙干的是总经理角色，他需要子龙表态，做他的配角，当然可以给予子龙一个星期的时间考虑。

可是哪里需要一个星期，当天晚上他就被洪仁渊，他极其尊重、从小就崇拜的洪哥一语道破天机，不得不跟着他彻底下海了。

他们酒毕，又洗完了桑拿，躺在包间里，让小姐胡乱地敲

了几下背，捏了几下脚，酒气消了大半，就打发走小姐。洪哥突然冒出了几句话，让子龙心头为之一振，洪哥是这样说的：“我知道你，子龙，在你循规蹈矩的外表下面，始终隐藏着一颗躁动不安的心。你和我一样，在心灵的深处，始终有一种野性在作祟，渴望着有那么一天，像一匹野马在广袤无垠的草原上自由自在地驰骋。一本《牛虻》你读了多少遍？你已经把它的封面重新装潢了三次。主人翁亚瑟，毡帽下微耸的双眉，左额上横着坚毅冷峻的刀痕，一个为了革命信仰，甘愿被命运折磨的人，即使是面对死亡，也是那么坚强，那么灿烂。燕雀安知鸿鹄之志，但我不是燕雀，我是相伯。现在的政治体制还很难充分发挥每一个人的潜能，但你跟我干，跟我这个私营企业家——如果我能称之为‘家’的话——干，你可能会更有成就感。另外就算你帮我的忙，好歹你我40年了。我的公司现在发展得很快，我还需要一个党委书记，最好是由你兼任，是为了应付也好，装门面也罢，还是为了更有效地做好职工的思想政治工作，反正我需要你。”

二

按理说，双月街远托米芾大荫，虽不一定受官承爵光宗耀祖富贵荣华，但安居乐业子孙繁衍太平盛世也在情理之中。在李子龙童年的眼光里，双月街倒也是像模像样的。那个年头他还不懂什么是社会的“清明”，只是后来读了大学以后，知

道有一幅名画，叫作“清明上河图”，他感到，他童年的双月街，分明也就是一幅“清明上河图”。

双月街是条东西走向的巷子，头二百户人家，多数是老式平房，间或有几户茅屋。近千人口，老的八十三，小的要人搀，三教九流无所不有。解放十几年，家家有饭吃，人人有衣穿。就是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勒勒裤带，咬咬牙关，也就马马虎虎将就过来了。人们心里都有个盼头，有共产党毛主席领导，好光景还在后头呢。

初冬的早晨，乳白色的晨雾像柔软的面纱带着沁入肺腑的清凉，无声无息地笼罩在双月街上，人们还在沉睡之中。这时候有一种难以言语的神秘，似乎是梦幻的残余还在萦绕，万籁之中发出的哪怕是最细微的声息，也好像是一种极其伟大的气氛，孕育着新的一天的开始。

不多会儿，一个瘦高个中年男子拖着粪车，操着沙哑的江北嗓音喊起来：“倒——马子哦！倒马桶了！”粪车在鹅卵石铺就的街道上鼓咚鼓咚地响着，伴随着喊叫声由远而近。霎时，街道两旁的大门“吱呀”、“哗啦”、“轰隆”地按着顺序一一打开了。大门里走出了散了发辮的小丫头，身着漂亮毛衣的大姑娘，衣服前襟还未扣好的孩子妈，戴着19世纪式的平绒帽子的老婆婆，还有个别的有点儿抬不起头来的男子汉，她们一边和拖粪车的嬉笑怒骂地招呼着，一边倒开了马桶；几乎就在这同时，又有一个小矮老头子好像是步着倒马子的后尘，挑着一副担子，一边颤悠悠地晃着，一边用两节楸杌敲打着“嘟、嘟

嘟”，一边吆喝着“粉蒸糕啊，粉蒸糕！”这敲打声吆喝声，间杂着那扁担吱呀吱呀声，唤醒了人们一种本能的欲望。那粉蒸糕热乎乎的，在一股白色蒸汽的冲击下，从磨得发亮像深紫铜的木模中跳出，溜到大人小孩的手中。双月街新的一天生活，就从这平凡而又不可缺少的“进出口劳动”中开始了。

这样的岁月在子龙的记忆里，只是匆匆的一瞬。留下更深刻印象的，是从少年到青年那一段好像是做了场连绵不断的噩梦的时光。几年，十年？可谓是“别来几回梦中看，梦觉尚心寒”。

狂热崇拜批判诬陷斗争奔走串联呼号辩论分裂武斗打击迫害摧残抗争疑惑思考惊异欣喜振奋。当时的中国犹如正在拍摄一部长达十年之久的系列电视剧。总导演总编剧没有换人，他的创导思想贯穿于全剧始终，若干副导演、导演助理却根据他们的特长、表现和剧情发展的需要，随时更换；主角们也是一茬换一茬，不管你领衔不领衔，导演认为你不行，你就得被换掉；当然副导演或者导演助理，有时也可从中作梗，也可瞒天过海，也可暗度陈仓，该换的不换，不该换的照换。只有跑龙套的是基本队伍，是相对稳定的。至于调怎么唱锣怎么敲鼓怎么打号怎么吹轿怎么抬马怎么拍步怎么走欢怎么笑惨怎么哭脸怎么抹妆怎么化戏怎么演，全在导演副导演和导演助理怎么导。遇到那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还得要靠演员的灵性，脑袋瓜子灵光的，心有灵犀一点通，可以弄个主要角色；心眼实在的，那只好做个一般演员，演演大路戏；还有一些人喜欢站起说是黑的，坐下来说是白的，指鹿为马，翻云覆

雨,适合变来变去的,就专门扮演小丑。各式人等在这特定的历史舞台上扮演着各自应该扮演的角色。双月街上的人们在列祖列宗休养生息了几百年的土地上,也曾自觉不自觉地进入了各自的角色。直到历史发展到应该还其本来面貌的时候,这场系列历史闹剧才突然落下它的帷幕。

高林杏尉,树杏尉陆五米一圆露露西育内门大学小为嫌

。庭童双下雅土缺空共一附封陆商民双岛扶,游游陆苍伟古大
商民双茶壁。陆来拉林登天三限陆斗封世章天李星拉游游

畏少陆能露头封游游星五,鼓鼓陆新陆下丁舞阳阳星游天,土

至是1993年,子龙回过一次双月街,那次也是听说双月街要拆迁了,就回到那在双月街上小有名气的李家大院准备打理。李家大院之所以说它有名气,全在于这里住的曾经是双月街上最最德高望重的人——李天章。

李四子。李太李李民陆林快陆一天家大,陆受味重游游陆

李天章就是子龙的老爷爷,也就是他爸爸的爷爷,算起来该是清朝光绪十年的人了。

当年子龙和老爷爷两人住着一套三间坐南朝北大七架梁的老式民宅,前后都有一个院子,这在双月街上绝对算得上是大户人家。南边院子的南边,原来还有两进房子,分别住着子龙的两位叔太爷,到了中华民国二十六年,被日本人的炸弹炸掉了,成了一片废墟,后来成了附近居民的菜地。李家独存李天章及子龙爸爸和子龙这一支。

老爷爷信奉孔老夫子,在他的房间里一直挂着孔子的画像,等到挖出两千年前的孔子尸骨时,他才黯然失色地卷起孔

子的画像。他一生只说“子曰”，或“子的弟子曰”，而从来没有说过“毛主席教导我们说”。虽然他认为毛泽东主席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功德无量。

老爷爷是双月街上敏成小学的首任校长，虽然当时的敏成小学只有一排三间教室。

敏成小学大门内有两棵胸围一米五的银杏树，银杏树高大古朴苍劲挺拔，站在双月街的任何一块空地上都可以看到。据说这是李天章当校长的那一天移植过来的。整条双月街上，无论是刚刚换了开裆裤的娃娃，还是微微挺起胸脯的少男少女，一个不落，统统在这里读书。许多做爸爸妈妈的，甚至是做爷爷奶奶的也都是敏成小学的校友。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住在双月街上的都是老爷爷的弟子，或弟子的弟子。加之老爷爷举手投足皆为楷模，为人处世堪称典范，因而深得街坊们的敬重和爱戴，大家无一例外称他为李老太爷。子龙叨老爷爷的光，被不少长辈们尊称为“大少爷”。这一尊称让子龙受益匪浅，在一班同龄人中也自然就抬高了身份，在双月街上始终人模人样的。

曾经有个笑话，说的是有个叫阿毛的小子，从小好吃懒做，不乏鸡鸣狗盗之事。有一次阿毛又被人家告了鸟状，被他火暴脾气的父亲打折了一条腿。从此以后，阿毛走起路来总是一瘸一跛的，站在那儿那条坏腿要用脚尖踮着地才能够站正了。这一天他正在和别人议论李老太爷，左一声十八子，右一声木子夫子，忽然就看到李老太爷迎面走来，这个天不怕地不怕的阿毛竟然毕恭毕敬地请教了声李老爷爷好，两条腿也

缩短了参差不齐的距离，脚掌全部着地，两条胳膊自然下垂，中指紧贴裤缝。李老太爷笑容可掬，拍拍他的肩膀曰：“孺子可教，孺子可教。”阿毛点头哈腰喜形于色。从此之后，阿毛对李老太爷佩服得五体投地，背后不再说东道西，每当他遭遇别人指责时，他还会翘起大拇指，理直气壮地说，李老太爷都说我是“孺子可教”呢。说完后必定还会加上一个“哼”字，以示强调。阿毛对子龙更是表现出极大的友谊，虽然他比子龙还大两岁，可总是一声一个龙哥，而子龙那时是不屑与他为伍的。

就这个阿毛，小时候吊儿郎当，长大后更是无法无天。在双月街上，他也是最早发财致富的万元户之一，着实风光了好几年，可他也是最早破产，又最早变成了穷光蛋。近几年，实在无事可做，就和几个外地人为伍，蹬起了三轮车。他吃不了那个苦，半年不到，高价转手了三轮车，专门在外地三轮车夫中做个欺行霸市的勾当。直到在双月街开始拆迁时，已经是五十出头的人了，还是不断地惹是生非，找出种种借口拖延搬家的时间，搅得子龙和洪仁渊不得安生。今天敲这人竹杠，明天和那人耍赖，不是弄一包香烟，就是搞半瓶子酒。子龙多次出面，洪仁渊也亲自出马，尽量满足他提出的条件，但他拆迁费的要价就是狮子大开口，一天大于一天。阿毛妈早就不好意思再纠缠下去了，就独自先行搬家，眼不看为净，随阿毛怎样处置。眼看着整个双月街居民陆续搬迁，就剩阿毛一家，别无分店的时候，阿毛采取了一个过激行动。他事先挑选了一个良辰吉日，等到早晨上班高峰时段到来时，先是一个电话